

水窗雜說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水... 華... 卷... 一... 四



浙江圖書館



水憲雜說卷三日錄

駁龍門子南唐論

辨于忠肅諫易儲疏

釋金華月說

書趙甌北廿二史劉後

跋宋文憲集

跋李臨川書朱子讀唐志後

宋集徵引同類

腐談

即諺感古

即驢致孝

館駁李氏世紀晉執衛侯論

辨蕭翼賺蘭亭事

書釋龍川夢兆

書日知錄春秋各條後

跋危素墓志

宋集摘艷

張氏

即書見心

浙即文解爭

才語



算博士語

肖心語

古人質直處

吏治闇古

循資格不始于

裴光庭

捐官不始于漢

假苟作狗

人作魚形

金華殿語

生日贈麪

作會

精語

古人疎認處

吏治法古

常平倉不始于耿壽昌

釘鞋不始于唐

制字不始于倉頡

假楊作羊

書以葉喻

凌雲臺榜

除夕掛神像

借換

搜落卷

催役

佯對

六朝

郵良

督薦

河伯娶婦

喙行跂息

同年

館帛卷

諺對

書六國

巢許

登壁完趙

卓文君夫同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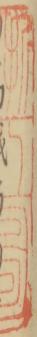
寤生

浙

水宮雜說卷三



浙江圖書館



水憲雜說卷三

駁龍門子南唐論

海昌高鉞西曲甫



龍門子曰蜀漢東晉南唐皆正統之餘而漢晉有發其
隱微者南唐則否蓋南唐本徐氏冒為憲宗之後自峴
五世至榮其名皆有司所撰也嘗攷南唐烈祖本姓李
氏初為楊行密養子行密長子不容以屬徐溫遂蒙溫
姓後受吳禪國號齊所追尊悉屬徐氏至昇元二年徐
氏諸子屢勸復姓下其議百官盈庭皆請乃復姓李氏
而改國號為唐使果徐氏子方當興王崛起豈不為天
下盛門而乃謀附他族乎即徐氏諸子豈不樂為帝室
宗親而甘自外于天潢世系乎惟烈祖非徐氏子而既

貴之後不免心切歸宗諸子得窺其深因以復姓為獻
媚百官亦皆喻旨故異口同聲向使假託憲宗豈無宗
世表可溯何至如侯景自忘厥祖而以憑虛亡是主七
廟耶歐公詆南唐姦豪竊攘殊不思後唐以沙陀賜姓
居然上承唐統南唐顧反不若朱邪乎吾家陳仲魚獨
出巨眼著續唐書以江左比季漢而以河東例共和揭
馬陸二書之深意除薛歐二史之舊名足為南唐發隱
微矣惜龍門子不及見也

駁李氏世紀晉執衛侯論

世紀曰桓公甯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文公
為元咺執衛侯夫子所以有正譎之辨此謬論也元咺

為元咺執衛侯夫子所以有正諫之辨此謀論也元咺

翹晉為叔武訟寃叔武攝君不得以抑君論且晉執衛
侯歸之京師聽命天子豈是不正若桓公聞于華內臣
之言心動于利固將許矣管仲以禮信諷猶以從之為
可賴仲力持僅乃得辭而謂桓公果正乎惟王不罪衛
而文公使醫酖衛侯是為兩失迨皆以十穀玉而免幾
于叔魚鬻獄此則春秋趨利風氣端開自上文公不能
格君心之非而踵王貪蹟假仁行徑終于流露卒亦何
能服衛侯哉

辨于忠肅諫易儲疏

于忠肅公不諫景帝易儲史氏詆之侯朝宗魏叔子從
而附和之趙甌北亦頗疑之而王山史方望溪袁子才

諸公則從大處起議為公一雪此言蓋庶幾其論定矣
乃予讀曹曲江鑑于少保論有曰公諫易儲前後抗疏
凡十四上當時同朝無知至懷宗朝其疏始出內庭懷
宗為之隕涕遣雲間陳生致祭詔封臨安伯云云由是
言之公於易儲之舉且極諫矣雖然公之遇害也徐程
等誣公有迎立襄王世子之謀公誠諫易儲迎立之誣
胡為致此即使當時公疏留中程等或未之見而上皇
深居大內於公稠疊之章累幅不盡者竟目不一過乃
任程等之肆誣耶匪直此也方纂修明史時當網羅舊
聞凡裨官野史宜無不悉之致以備叅稽何懷宗朝一
大事史臣顧惜然不知彼朝宗輩或學植薄讀書不多

而袁趙素稱博雅何于裨乘載公事曾不肄業及之至
紛紛聚訟如此或曰成化即太子見深也而特旨褒公
之忠豈非德公之諫易儲與曰再造之功視易儲孰大
成化之褒意蓋在彼不在此然則何以有此說也曰公
之不諫易儲萬口傳疑好公者遂附會懷宗朝之事為
公彌縫其闕而不知公之忠初不繫此士君子尚論古
人當具絕大知識而不徇流俗之見公之不諫易儲自
有所以不見者在觀隨園駁侯氏于公一論及所引山
史望溪之言而公之心固已大白于天下後世又何必
以瑣瑣者為公作護持計耶范宣子吾淺之為丈夫造
偽說者毋乃類是

辨蕭翼賺蘭亭事

王銍謂蕭翼賺蘭亭事鄙妄狹陋直同兒戲宋金華亦疑瑣屑非太宗所為而以何延之之記為傳會雖若近似然性之所引劉餗記殊不足據餗言蘭亭敘因梁亂流落人間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大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僧智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不從果索弟子辨才獲焉文皇為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羲之書蘭亭敘終不至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云云按唐書歐陽詢傳高祖微時數與遊即位累擢給事中然則武德二年詢正充諫官性之謂秦邸不能

給事中然則武德二年論正克諫官性之謂秦內不能

遣臺臣何緣得使詢耶給事中稱東臺見劉伯芻除給事制若蕭翼之官

御史在太宗時其賺蘭亭正當貞觀中顧反不得使翼

耶且性之纔言秦即更言文皇始定天下廷殘老僧亦

何敢靳而餽又謂使詢求得之種種矛盾附會顯然延

之之記言文皇曾召辨才面詢數四才以亡失對夫文

皇既天縱人豪豈肯以震萬國之威強劫此一紙書乎

以權謀賄墨寶正見英主作用非兒戲瑣屑也至性之

謂餽父子世為史官其言當不妄不知史事失實率由

史家安見餽記之非虛况又刺認若此耶金華跋闔立

本畫蕭翼事圖乃不平心辨析徒徇性之偏見以合已

私而欲正翼事之非恐無以服馳譽丹青之右相也黃汝

亨雲門山記云雲門寺有辨才捨辨才為智永和尚弟子藏蘭亭真跡唐太宗遣御史蕭翼計取之而厚賚師即以此所賜建塔是取蘭亭者非歐陽詢而辨才亦非智果弟子鍊記之課不尤可證哉

釋金華月說

金華凝道記云月光常盈而不虧其或虧或盈者以人所視之地有正偏也初頗疑焉已乃憬然曰地者月地也正偏即中昃之謂日月一也天體至圓日月之大與地等日行天一日一周過中則昃月行天大盡小盡日一周既望則偏偏則月光掩抑而若虧實則未嘗虧也日月之蝕凡隙漏景皆缺若日之方昃月之既望並漏景無缺此尤目驗之易得者書稱既生魄蓋月勢偏則其光折而不均形質便有空存處故曰魄易稱月盈則

食食者納而不吐之稱明讓而魄成陰氣過不得伸而
非有所殘損也是故月魄生而潮減楊泉乃以月虧潮
小為言信如泉論將陰之衰者海且老乎于物理有未
協矣哉生明偏極而漸即正也其初偏也月蓋俯而斂
則魄見自左其漸正也月乃仰而舒而明還從右然則
日之所何以不如月之初也曰日火也月水也火則流
熒勢雖折而光常滿水則偏注其流轉伸縮又非如日
之閃爍而不可察也而虧以名焉于是若戴記若抱朴
子若淮南子若考靈曜若麻說並以盈虧言月皆未深
究乎月地之正偏也即沈括銀圓之喻亦只狀得月體
而于日光之不繫有無卒未之及仍是隋書望觀側觀

之論耳金華此說竒創而精確可謂寔過前人

釋龍川夢兆

官

陳文毅公生質非凡其祖以大魁期之常夢狀元為童
汝能曰此吾孫也因名公為汝能而以同甫為字同童
古通異符夢讖後公改名亮首膺鄉薦至先宗紹熙四
年果以一甲一名及第公于告祖文敘之甚詳但以童
汝能之祥為不可知余按童者孩提之童也能者良能
也所謂孝也公大廷對策善處光孝父子之間御鑒特
賞擢置第一蓋以孝事得狀元也夢兆亦竒矣哉

書趙甌北廿二史劄記後

劄記辨明荊州之非借陳壽未嘗貶諸葛及論王安石

得君之由糾正陶侃王導兩傳之褒貶皆獨秉卓見極
泰伍攷訂之妙惟于宋史是王倫而非胡銓殊駭人意
夫是王倫即是秦檜矣可乎哉所論和議矯為異說頗
多窒礙初將韓岳戰功全然抹倒既知獲戾仍另敘諸
將戰勝處而以君相遽令班師為解可知當時柄國者
誰乎且于金史既云宋以和而得偏安又云金初以和
誤人其自伐類如此最矛盾者序云稗乘胙說正史棄
而不取必難徵信據以駁正史不免貽譏有識史漢不
同條言之尤詳裴松之三國志註條亦言之元史敘周
伯琦事又言之乃于明史王文于謙二傳則據黃溥閔
中今古錄以駁正史于喜寧之擒又據正統北狩事蹟

尹直北征事蹟高岱鴻猷錄等書以駁謙傳窺其意似
轉不滿于公者然抑獨何耶

書日知錄春秋各條後

亭林說春秋于義例不合處輒云夫子自言述而不作
于筆削攸寄處則曰所謂作春秋據孔孟之言以解經
似乎精而當矣然其說有不可通者如謂惠公以上述
而不作已屬虛無杳渺之談至隱公以下既云以己意
脩之故曰作春秋乃于襄王之入之不書何又云述而
不作尚書稱王春秋益為天王以別于吳楚之僭越是
誠作春秋矣顧凡左氏所稱官失之者何盡目為史闕
文而謂夫子不敢益乎甚于許男新臣卒經不言于師

文而謂夫子不敢益乎甚于許男新臣卒經不言于尚

不符兩書曹伯卒之例亦曰不敢增如作春秋何夫人
孫于齊會齊侯于禚先孫後會其間復歸魯之文果聖
人削之如述而不作何若叔仲惠伯死義而經不書則
以夫子未嘗闡幽當之是述作兩失矣他若書紀陳亡
國之葬書吳楚之君大夫則作也隱十年無正桓十四
年有夏五而無月則述也言作則背述言述則背作紛
紜膠轕莫可折中無他過求解經此經之所以多不可
解也古者孔明讀書但觀大畧淵明讀書不求甚解竊
謂讀春秋者當作如是觀蘇子瞻解公會戎于潛謂春
秋于夷狄以不治治之蓋即齊鬼說之以不解解之也
且孔子所云述而不作述亦作也因乎舊而為之不於

創造也不作云者不妄作之謂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
非述作之說乎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非不
作之說乎易作于羲文三聖而孔子之十翼厠焉是又
非述作而何故曰孔子鴻筆之人也如僅纂人之言而
已何鴻筆之有然則述而不作也作春秋也一也猶之
綱目續春秋述也而不謂非作也通鑑因左氏傳述也
而不可謂不作也孫愐訓述為著述周嘉棟則曰修也
譔也是可備論語之一解

跋宋文憲集

宋氏之文大率吐其胸中所蘊不斤斤于古法其曰六
經無文法者特解嘲語耳逞其邁往之氣肆口而談旁

經無文法者特解嘲語耳逞其過往之氣肆口而說旁
若無人以自成一家言程魚門詆為不耐讀儻以法不
具乎諸序雖極力贊揚慮無當作者之意蓋潛溪初不
欲以文人名也惟薛方山會得此旨但欲擠而入之理
學之班而於其文多不置品評頗為潛溪知己余三復
公集畧得大槩脫文譌字檢校得一百六十餘處適符
虞仲翔駁正康成經義之數以余舛陋遽難窺先生門
仞間事糾繩亦自託掃除之役云爾

跋危素墓志

素脫帽井旁便知非真欲殉國者且兩手據井口是尚
恐隕身落井也要不但待極而已然既以不祿食四年
假徐彥禮等以藉口不死或可也何更貪戀仕明至者

余闕廟而後已耶素嘗曰吾不敢畏丞相但畏後世史
官耳卒之履聲索索之事大書于明史吁可畏哉宋金
華乃為素湔雪云上嘗訪以元興亡之故甚見禮重俾
之侍諱禁林又云時公春秋高雅志亦不欲仕公忍不
死以存國史此如韓退之雪柳子厚謂諸公要人爭欲
令出門下顧藉為功業可立就是皆盡力為知交出脫
而二公之是非終亦不能掩飾也

跋李臨川書朱子讀唐志後

朱子詆昌黎原道引大學遺却格致兩條譚默齋云大
學古經原未有經傳條目之別格致本自無傳韓子所
以舉誠正脩齊治平而不及格致良有以也按董文清

以舉誠正脩齊治平而不及格致良有以也按董文清
謂格致之傳錯東在綱領下况條目中明有致知格物
之說以此護韓豈能厭服朱子罕皆王氏則謂原道乃
對清淨寂滅之輩下鍼故止及正心誠意此蓋斷章取
義不足為韓病斯獨得之孫伯符謂袁公路恨不及其
生時與共辨論竊于朱子亦云

宋集摘艷



學庾學倖也雷待制墓志帳麻帳簿也汪文節神道碑
輻車水碓也王先生小傳營寧腸胃中蟲也寶蓋山禪
居記交股刀剪子也徐貞婦傳躡步即跬步剗目即剗
目並奉訓王君墓志祥暑本廊風傳題栖雲軒記後劬
書不厭唐思誠墓志噓咳相驚興化李公墓銘象錢寓

補錄

于孔克表承詔釋四書三經
則証以孔穎達率諸儒為五
經疏于朱環承仲父怒立天
雪中則証以尹伯奇嬰後母
譖而履霜中事于國子博
士趙俶以詩經教成均年踰
七十致仕則証以唐國子業
楊巨源以能詩謝後進年
七十致仕事于王子充銘所
江黃以友滄堂則証以宋馬
遂良兄弟以怡名齋而洪景
廬為之記事于王月婦之
橫髮絕人財証以夏侯令
女斷髮以子不嫁事于常

馬陳母林夫人墓志 蛟蛸即營寧見燕書

宋集徵引同類

館

潛溪先生博極羣書徵引多得類後如鄧彥誠禦寇護
鄉里而辭府爵祿則證以魏田疇無終山事方谷貞保
有三郡則証以隋末汪華保有六州事記魏仲遠見山
樓則證以王荆公記太常博士施侯之見山閣記胡鳳
原思遠樓則証以永嘉之思遠樓于天台廣濟橋記引
蔡襄之記萬安渡橋及葉正則之記利涉橋事于御賜
甘露漿詩序引黃帝之賜馬瑤甕甘露及唐元宗為李
白調羹事其題趙博士訓子帖則有趙簡子書訓授子
事為之證其題錢唐主簿蕭振書則有桐廬主簿賈廷

過春弄劉聚而歸議則
 認以尉邊恭弄劉武周而
 歸唐事于贈清源夫者
 觀序則証以柳州刺史贈
 潛師省觀文于鄭仲涵
 以贈辭辟則証以徐仲車
 以龍舟座於于魏觀和石崖序
 富思親意証以甄氏思亭
 于穉侯澹繡川湖則引史
 盡合鄭與水利有馮滷生
 和云謠于危雲林訓子詩則
 証自黎送符讀書城南
 詩危詩于脩已治人之道
 反覆備至而已乃醜顏匪
 二姓甘受嚴譴潛溪顧稱
 其詩勝昌黎詩意猶交
 詠賢謀矣

佐疏秦檜事為之證于一雨大師之焚身得雨則唐僧
 祖登崇雨墜康侯山而大雨隨至其徵也于黃以貞之
 自造大父行狀乞銘墓則李習之自為其祖實錄乞銘
 昌黎其徵也于馬氏復姓序取証于墨台氏避難改姓
 墨又改怡怡氏而後嗣名寬者能復姓及牛金之子避
 患改姓牢又改寮寮氏而後嗣名點者不能復姓二事
 于桂彥良雙桂軒記取証于宋元豐末新定二倪生日
 直俠曰直儒相繼中進士郡守表其坊曰雙桂及紹聖
 崇寧間四明蔣氏伯仲曰璿曰琬先後登高科陳忠肅
 公因號其堂曰連桂二事金德原和王子充詩一百二
 韻增多至八十八韻取証于菲柳州同劉賓客詩五十

二韻增多至八十韻事王伯昭自陽曲遷盱江取証于
唐晉陽王虬遷陽曲事鄭以吾上太平策則以王通獻
太平策証之黃侍讀著筆記則以宋景文著筆記証之
頌西域角端則引漢元狩初武帝行幸雍祠五時獲一
角獸之事頌豫章鐵柱則引周禮壺涿氏掌取水蟲以
牡犝牛貫象齒而沈之以死其神之事蔣偉器等之葬
吳子善而以餘財贍諸孤則引樊宗師諸人墓孟郊而
以餘資給遺孀之事呂遂守合肥患寇盜刻孝經集証
于學宮則引漢宋臬刺隴右患涼州寇叛多寫孝經令
家習之之事唐李乂華萼集故事則據之以佐棣萼堂
記王右丞輞川別墅故事則據之以佐江乘小墅記于

郭考功文序引宋孝宗觀蘇子瞻文以方太祖之嘉考
功也于烏城誌引唐貞元中田緒境內烏銜木成城後
德宗播遷以方至正七年嘉禾城西烏作城元亦馴至
喪亡也瞿孝子之入菱澤號索而得三菱寶也則有宋
貴池孝子葉蒼秋九月于李樹下號泣得雙李事王毅
為長吏寶忽丁所害而弟子胡深復仇也則有殷子通
為長吏所殺而門人毛術報仇事薛溶母項氏以溶非
已出馭之嚴而溶能致孝也則有王延母卜氏以延非
已出過之嚴而延能得驩心事其在重榮桂記則云萊
公之感插竹生筍田氏之聚枯荆再花盖比類也至于
靜學齋記而援諸葛孔明學須靜也之語以實之于經

舍堂記而辨韓退之經訓菑畜之說以斥之是又引證
中寓論斷矣他若共姜之栢舟詩乃吳節婦能詩之証
范文正之復姓乃鄒氏復姓之証蔡順之伏母棺而火
滅乃祝公榮事之証陽城諸生之還養乃蕭子所事之
証皆近習典故也潛溪嘗言君子所為貴乎有徵方望
溪亦詆歸太僕文言鮮有物然則援古證今固文章家
之秘鑰乎

張氏

宋文憲集卷一張氏譜圖序云張以字為氏出于晉之
公族有解張者其字曰張侯故晉國世有張氏而譜家
謂少昊第五子揮為弓正賜姓為張則非也卷七戴亨

張氏譜圖記云張出自姬姓青陽氏第五子為弓正始
造弓矢實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故姓張
氏則與卷一之說不符矣卷十漳浦縣張君墓志又云
揮為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因姓張氏而卷五十務光
張先生墓志又謂譜家以軒轅之裔為弓正而賜姓為
張殆非也張之祖揮忽是忽非譜圖者何由得畫一耶

腐談

黃山谷望六生女名同惜宋景濂譏其者年尚不能制
其血氣之私然則商瞿年過五十生五丈夫子孔子何
以許之文王則百斯男將亦謂情欲之不節乎溺于道
學逞偏見而作腐談令人欲嘔

即書見心

王厚齋困學紀聞顧亭林日知錄兩書筆意相同蓋二
公所遭與其立心不謀而合厚齋元人也實則先官于
宋亭林國初人也實則生長前明故厚齋杜門不出
垂二十年亭林亦終身肥遯其書同用小引不書年號
書中多賸戀舊君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且其所自號亦
正同符厚齋號深安叟亭林號安人二公並具絕大本
領易姓之際度無不思奮發有為起看興朝天命人心
都已歸向惟有息影蓬廬著書自適而微詞深意時流
露于楮墨間其自號非無謂也讀二公書者當有以喻
之

即諺感古

諺有之曰好馬弗吃回頭草兔子弗吃窠邊草均以草表而二獸之品迥別馬何豪雄兔乃齷齪古多以馬比君子若兔則小人而已矣故曰狡兔然馬固有吃回頭草者則朱序之背秦歸晉蓋駕鈍也施宜生感首邱之風舉筆扣几曰筆來筆來毋亦陋同凡庶金故忍而誅之謝疊山北行張子惠贈詩有再來不值一文錢之語張子謝為知心友非慮其再來乃決其不再來耳英雄赴義若熱正如渴驥奔泉何心反顧項籍雖敗而不肯渡江所謂奔躡而千里者隨會在秦晉人請復躡足以誘會會戀不欲行秦伯慰遣之乃行亦庶幾馬之起塵

轍者乎或曰若是則春秋何以書季子來歸不知此天
馬之返瑤池也與戀棧者異矣夫馬之惜回頭草義也
兔之惜窠邊草不其私哉王衍使弟澄等鎮重地為三
窟之營襲馮謹故智恃爰爰為巧官方謂足兔離雁卒
之排墻難作兔哭徒悲窠邊之草不自食而食于魚羊
諺云小人枉自為小人斯之謂與

即文解爭

隨園書悔軒觀察五事中有安化李氏互控焚尸一節
有兩生者讀此文而各私所見甲稱觀察吏治神明積
年疑難之案片言立斷雖古色孝肅無以過乙則曰焚
尸大獄引至百餘人則其事之播揚可知若棺係上冢

尸大獄引至百餘人則其事之播揚可知若棺係上冢

人家化紙錢因風延燒當時何無影響所訪之耆老乃
明知此事者即曰事不干己不問不敢言亦豈能彌口
不宣絕無臆言風聽入于雀角家之耳且卅年讞案畧
不及飛火事三日訪問便稱悉如公言族衆千人官經
歷任彼此夢夢直待觀察言之方悟兩造之訟之誤事
且涉虛無矣何神明之有相與爭之因以質予予曰如
二君者皆不知觀察之心并非善讀隨園文者也夫文
中不有先生抵任憫苦訟知厭訟之語乎此觀察之奇
智異術隨園特揭之以告後政者耳其曰阻葬不必焚
棺盜葬不忍焚棺之二言雖稱觀察判案之詞實則兩
家斷斷執持獄久不具者也然而騎虎不下已明言之

即厭苦此訟之實徵矣觀察一眼覲破故即就棺之野
停茅覆迎機直入設為飄忽虛誕之辭昭然示以去路
彼兩家者會心不遠承順風旨以幸無罪乃得事諧而
紛解是觀察之智且術焉而訟卒亦未之決也

即驢致孝

戴良學驢鳴娛母諸葛恪益驢題諱父皆即驢致孝也
恪父瑾字子瑜面似驢孫權曾戲恪費禕驢騾之嘲其
有意乎抑遠中乎

才語

袁淑詣彭城王王問年淑曰仲華拜袞之歲年二王曰
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王曰身不讀書君無

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王曰身不讀書君無
作才語見向事見南史予嘗戲仿之集由一百至一千
為數才語金美饒齊鷄餘捕魏竽聲郭濫叩價柳鼎唐
手射生郾官限石孔羣收秫葛亮裁桑井疆畫畝靴值
論錢又集由一日至十日為期才語東野省花孝長出
戶鄆州破敵烏孫解圍京尹且去秦謀其蘇宣尼誅勿
岳鄂殲么劉交十詣裴返一癡

算博士語

古人好作算博士語如駱左丞云秦地重關一百二漢
家離宮三十六李義山有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
温飛卿對以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竝見全唐詩話
蘇長公以廣成子住空同萬八千年對郭令公歷中書

二十四考見湖山便覽趙馬溫關四將或以禹湯文武
三王偶之楊幹邗益以周程張蔡五子意雖巧而句不
諧予則云阮嵇劉向五君又日月五星七政予對以上
下四方六區義文周孔三聖語本班固亦可對四將句
只是平仄不調耳

精語



終身遜路不枉百步終身遜畔不失一段唐朱仁軌誨
子弟語此和者之量殷周雖代而首陽自存晉宋雖更
而陶徑自若宋吳欽題所居之屏語此清者之風一見
唐書一見萬姓統譜

肖心語

史宏肇椎埋武夫故輕文士謂毛錐子安足用王章掇
克斂臣故應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得集章亦不喜文
士嘗謂此輩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于國蓋以辜
權自多是皆語出肖心也

古人疎謬處

書

歐公吉州人南唐乃其本貫其祖父皆南唐臣民也五
代史斥李後主為違命侯為甌北叢攷所譏予按公史
直名南唐各主甚至豐樂亭記可以江南代者而亦稱
李景視陳壽之尊蜀而不名其君大相廷庭且斥南唐
烈祖為姦豪竊攘是亦不可以已乎宋潛溪生長朔元
食毛踐土固元之遺民也集中如汪茂遠墓志等篇斥

元太過李密偽朝故國猶曰表奏體裁歐宗皆私史也
獨不可為舊君地乎此蓋古人疎課處

古人質直處

潛溪于人之求文者如張仲毓雲窩軒詩序及其雲窩
軒記僧用庵栖雲室記錢鈞經畬堂記題王氏桃源圖
後贈道士陸菊泉序往往就題駁斥此古人質直處至
雲窩軒詩序而通篇不及張君之詩但論雲窩之意與
軒記大旨相同葛孝子詩序亦竟不言其詩未免脫畧

吏治法古

中丞阮公辦煮賑不責成胥吏獨委紳士人多疑之按
唐書劉晏傳曰晏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于利故檢劾

出納一委士人吏無榮進則利重于名惟奉文書而已
公意蓋本此蓋官西鄉蓋臬滋事聚徒數百人白晝攫
人衣物財貨拒則羣毆而殺之民情譁然奔訴撫轅中
丞蔣公投其牒曰必不至此密遣人捕斬渠魁以徇此
仿蘇長公治密州暴卒之法分水明府饒商山先生祈
晴令封各處井閉城南門禁婦女不許入市初頗怪焉
後閱春秋繁露止雨篇謂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
瀆絕道蓋井禁婦人不得行入市方知先生吏治法古
與雨中丞同為博雅

吏治闡古

浙

浦江有張生者名庚工刀筆技縣令某恨之而無以實

其罪一日以事對簿令強訟以峻訟張曰若是謂之含
血噴人生無此也令謂四字不見經傳明是訟師口氣
即命收之入獄以遣戍論浦人憾焉按唐書顏杲卿傳
袁履謙既斷手足何千年弟適在旁咀血噴其面賊鬻
之是張生此語所本固正史文也令于吏治多闕古以
此罪張何以服其心耶

常平倉不始于耿壽昌

前漢書食貨志贊引孟子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
有餓殍而不知發檢作斂顏師古因以常平為古制而
謂耿壽昌特出于權道檀默齋則謂常平之源發自管
子管仲相齊通輕之權立國穀三分二分在上之法李

禮少儀君子不食圜股疏云
國犬豕也腴猪犬腸也言猪
犬亦食米穀其腹與人相似
故君子食他處辟其腴
此乃狗彘食人食之證班
志蓋本此耳

惺用其法于魏上熟糴三中熟糴二下熟糴一以備大
中小饑之極漢耿壽昌令邊郡築倉穀賤增價而糴穀
貴減價而糴而常平之名以立然則常平制沿自古信
矣若闔百詩疑班志為未確謂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
予狗彘者則不知牛羊食芻狗彘固無專食也

循資格不始于裴光庭

新唐書裴光庭懲士衆趨競乃為循資格而南史庾杲
之傳杲之兼侍中柳世隆曰陛下故當與其即真王儉
曰杲之清美所以許其假職若以即真當在胡諧之後
則南朝用人已限資格光庭蓋倣而為之者

釘鞋不始于唐

隨園甌北俱言釘鞋起于郭曙李昇扈從唐德宗幸奉
天至駱谷着釘鞋按史記夏本紀山行乘橇注謂以鉄
椎施于履下上山不蹉跌也此釘鞋之濫觴漢書作楛

捐官不始于漢

崔烈入錢五百萬得司徒此捐官也然不自漢始綱目
秦始皇四年七月蝗疫令民入粟拜爵注始鬻爵也若
卜式黃霸先輸財而後給以官與捐官不同

制字不始于倉頡

宓犧命子襄為飛龍氏造為六書至黃帝時倉頡從而
衍之見宋金華篆韻集鈔序楊誠齋謂八卦者伏羲初
制之字王伯厚又引易緯以八卦之畫為古文天地風

制之字玉伯厚又引易緯以八卦之畫為古文天地風

山水火雷澤字

假苟作狗

六朝人率假苟作狗相戲晉書苟晞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百姓號小苟酷于大苟南史何敬容署名敬字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作父小作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按狗者苟也言多苟且也韓子蠅營狗苟驅去復還以苟為狗雖假實確張敬兒本名狗兒齊明帝改為敬兒見南史尤可知狗與苟通義

假楊作羊

世說侯白好俳諧一日楊素與牛宏退朝白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唐牛羊日歷以牛僧孺為

太牢楊虞卿為少牢若風俗通以牛崇馬文淵羊喜同
官隴西為三牲備具則羊非假也

人作魚形

左傳劉夏曰微禹吾其魚乎不過言入水耳然神異傳
云由拳縣秦時長水縣也忽有大水長欲沒縣主簿令
幹入白令令見幹曰何故忽作魚形幹曰明府亦作魚
遂淪陷為谷因目為長水城李膺益州記所載印都令
事畧同

書以葉喻

昔人謂校書如掃落葉余則謂看書當如春蠶之食葉
得一書而窮日夜觀之從頭徹尾不少漏過此蠶之承

錢餉葉由本及末所謂蠶食也者此而頌其妙審其誤

得一書而窮日夜觀之從頭徹尾不少漏過此蠶之承

餒飼葉由本及末所謂蠶食也看訖而領其妙審其誤
靜默多思此蠶之醞釀葉味而眠也從糟粕得精英尋
間覓幽而發為論議此蠶之化葉成絲也垂之著作光
耀藝林此葉功收蠶而大其用以其絲為朱綠元黃供
朝廟衣裳之具也若其觀之而不終卷復空洞而無所
得此則蠶之于葉雖食猶不食也固宜其到死而卒無
絲矣

金華殿語

世說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
覺咫尺元門劉曰此未闕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孝標
注漢書敘傳曰班伯少受詩于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

于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暱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
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于金華殿詔伯受之

凌雲臺榜

予向疑羊欣能書人名謂魏明帝起凌雲臺誤先釘榜
而未題以籠盛誕使就榜書之凌雲臺為絕大營建當
設榜時羣馬屬目豈有將沒字之榜貿貿然張揭魏廷
畫暝臣耶及閱書斷云凌雲臺成令誕題榜高下異好
宜就加點正乃知榜之就題實出特命初非誤釘白版
羊欣率爾陳說如事理何

生日贈麪

浙

宋史真宗祥符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宰相王旦生辰

宋史真宗祥符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宰相王旦生辰

上詔賜羊三十口酒五十壺米麩各二十斛

除夕掛神像

月令事宜除夕祭祀即懸真于家庭供奉以拜節

作會

近世多作會事約人斂財以次闡得唐書韋丹傳丹子
宙為永州刺史民貧無牛以力耕宙為置社二十家月
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為準此蓋會事之始
隨園隨筆謂晉平公會諸侯于澶淵以城祀即今之作
會不如宙法會錢探得為近是

借換

令人稱貸曰借換世說庾子嵩性儉家富劉慶孫說太

傅令換千萬莫其有吝于此可乘太傅問庾答云下官家故有兩娑千萬任公所取劉會孟曰換借換也

搜落卷

宋蕭達官太常卿嘗知貢舉于落卷中取真德秀時稱其知人搜落卷始見此

同年

劉禹錫送張盟詩序令人以借升名為同年友同年之稱自唐始

催役

後漢靈帝中平二年昆陽令愍繇役之害結單言府收其舊直臨時雇募不煩居民太守丞為之立約是東漢

已行催役法也

其舊直臨時雇募不煩居民太守丞為之立約是東漢

已行僱役法也

吊卷

隨園隨筆謂俗稱取文案曰吊卷其由不可解按後漢書公孫瓚徙鎮幽州慮有非常乃居高去左右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此吊卷之名所由昉蓋取自下而上之義汲即吊也俗以汲水為吊水說文吊雖訓問終然顏師古急就篇注於人持弓為吊古者吊問會葬持弓助彈禽獸則有取之之意

佯對

曹操送禰衡至劉表所眾相戒曰衡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及至眾莫肯與衡大號此即黃龍禪

師登峨嵋絕頂所謂身到此間無可言說惟有放聲痛哭足以聳之及眾問衡而以坐冢臥屍悲屍冢對此晏子所謂佯對也史稱其有才辨氣尚剛傲可概見矣

諺對

諺云寒露雨偷福鬼嘗戲對以夏至風熱中人或以不叶為疑不知風有分音見六書故轉注畧及焦氏筆乘毛詩風字入侵韻凡六見直語補證辨風讀分尤詳今婺州之蘭谿率讀風作分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亦諺語也

六朝

都建康者六朝吳與東晉及宋齊梁陳也若晉宋後魏

浙

北齊後周隋是謂六代見文中子續詩甌北叢攷于六朝謚法六朝氏族六朝無殉節臣諸條皆合東西晉及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周隋言之既與建康之六朝不符且統南北朝而言直為九朝矣何得謂之六朝朝與代雖無二義然古稱素定似亦不宜牽混况數更舛錯耶

六國

蘇秦約六國連橫以拒秦而秦卒併吞六國其國則齊楚燕趙韓魏也然六國外有益以宋衛中山稱九國見過秦論有益以魯宋鄭稱十二國見漢書東方朔傳注有益以吳為十三國見史記表有曰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為十二諸侯見史記且孟子與儀秦同時

七篇更有闕魯之鄒聞戒之薛聞齊楚之滕則赧王時
諸侯秦之外計十六國耳何以獨言六國蓋其時秦勢
方張惟六國能與抗衡是為戰國七雄若宋衛中山雖
隨而攻秦不能稱雄于戰代其他皆自鄒無譏故曰六
王畢四海一

郵良



文選盧諶贈劉琨詩春同尤良用之驥騮李善注尤同
郵郵無恤王良也趙甌北謂伯樂為王良郵良郵無恤
郵無正之字以五人為一人班固以王良伯樂郵無恤
為三人張晏以王良郵無恤伯樂為一人顏師古以郵
無恤郵無正郵良王良為一人伯樂另為一人凌迪知

又以孫陽字伯樂為一人由諸說觀之六人實一人也

巢許

古今人表以巢父許由為二人皇甫謐高士傳準之但言巢父山居不營世利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譙周古史考則曰許由夏常居巢一號巢父則巢許又為一人矣

督篤

後儀王氏曰左傳之謂督不忘即微子之篤不忘督與篤通然魏明帝詔婦人應答者督之吳仁傑謂督者不露體之管王荆公字說竹打馬為篤今人亦以小加捶楚為督擲物擊人為篤

登璧完趙

或問今之受人饋者曰登本左傳下拜登受之語與曰左傳之登所謂升成拜乃臣受君賜之禮且下拜登受字各為句豈得以受意當登禮月令農乃登麥有升而進之之義疑取諸此若還人之饋而曰璧曰完曰趙此殆本左傳公子受殽返璧史記藺相如完璧歸趙之說然假借也

河伯娶婦

綱目周威烈王九年秦初以君主妻河注君主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後漢鄴縣苦河伯娶婦蓋其遺風卓文君夫同病

東坡有醜妻惡妾壽乃公之語見薄薄酒歌卓文君妖

東坡有醜妻惡妾壽乃公之語見薄薄酒歌卓文君妖
冶動人為之夫者率病消渴司馬相如病消渴見漢書
本傳文君前夫程琴亦以消渴卒見曹宗璠文君傳

喙行跂息

跂行喙息史記白奴傳語也隨園簡親王碑誤作喙行
跂息此猶王武子言漱石枕流也將錯就錯作典故用
可矣或問漱石枕流雖強辭奪理然頗有意義若喙行
跂息之無意義何曰乾鵲報喜是喙行也羚羊掛角是
跂息也或又曰于人云何曰遊說周流非喙行乎宵征
假寐非跂息乎

寤生

浙

寤生鄭莊公名也史記謂生之難左傳謂武姜寤而生
莊公則與史記鄭世家之語相反王厚齋引風俗通別
為一說謂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為寤生則亦與惡之
之意不屬林西仲亦間引應劭之說而無末字于姜氏
之驚差近然西仲又謂寤生者莊公將生時橫寤于產
門久方得出是即史記而疏通之其詞則近鑿矣

浙 汪

水憲雜說卷四目錄

避諱改稱

六朝殉節臣

周公抗從子法

史記序人法

歐公衡文之疎

古事苑誣裴晉公

唐高宗過忍

裴行儉妖言

曹瞞巧詐

羅可過舉

館
雙名單稱

古社稷臣

陳子亢止殉葬法

書
晉武採策之驗

圖
漢書雪張湯

孫思邈墮落

江
唐宮穢亂

庾亮壯語

浙
思陵擬國

后妃撲人

后妃通僧

帝王名讖

帝王同生日

名取奇字

官名稱工匠等人

緯書可笑

立言歧異不必拘

人不能得盡善

詐疾得疾

尊醫

陽翟大俠

后妃不必處子

帝王同名

夫婦同名字

書三字字

偽書狡獪

讖緯不可信

人不論所自出

記性根腦

諱醫

藍商

金蟄戴武之怪

銅人流淚之妾

五指名

謝陸世無高年

名偶

虫二

果報

遇主逆旅

碑敘功過

四皓姓名

釋老竊儒家言

館目曉論

饒戒

書小滿陽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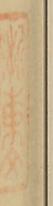
父母稱君

桓榮遭遇

浙江

水滸雜說卷四

海昌高



浙江圖書館

水憲雜說卷四

海昌高鉞西曲甫

避諱改稱

倉山叟曰避諱昉于秦始皇以莊襄王名楚改楚為荆
 以己名政改正月為一月按王義之亦稱正月為一月
 或稱初月以其先諱正也然避諱改稱左傳申繻已詳
 言之非始于秦甌北意為始于東周之初予嘗疑曾門
 引邛隅之詩子貢設邛陵之喻于孔子名不避則避諱
 當甚于東周中葉以後嗣是相沿率多諱改如以易之
 協乎萬邦為萬國楊阜疏應乎天而順乎人為從乎人
 梁武父名順之天道虧盈四句改盈為滿劉向說書之璿璣玉
 衡為璿樞唐諱元慎乃儉德為謹宋孝宗而邦其昌

不恒其德為不常 易林諱 漢文



如月之恒為常 漢許文帝

論語之杞宋不足徵為證 宋許不
蔡熹一匡天下為一正

宋許
太祖

為國其諱許冲漢惟以亂民為理人魏元同詩之操執子之

祛兮為魏晉操執魏晉東有啓明為漢文開明漢文先民有言

為先人章懷太子後漢祇自疚兮為自疚石經庶民子

來為庶人李善上太宗月令之雉入大水雉離為野雞漢

高宗唐儀禮之發氣盈容為滿容漢惠論語之民到

于今為人唐到諱唐衆好之必察焉二句為必監梁宣帝經

以諱改也以晉春秋為晉陽秋晉鄭后以舊唐書為李

氏書石晉諱高以忠節傳為誠節傳隋書諱史以諱改

也以廣雅為博雅隋諱以太元經為太真經宋諱以韻

海鏡源為鑑源宋諱翼以四民月令為四人隋書以龍

龕手鏡為手鑑宋諱子集以諱改也青翟而沒姓漢明帝

蜀莊而改嚴班固諱子而改子唐憲宗慶純而改賀漢

籍而改席諱楚
五朝王

龍川諱
龍川諱
龍川諱

蜀莊而改嚴班國諱漢淳于而改于唐憲宗慶純而改賀漢清

名慶苜卿而改孫漢宣帝耿弇而改景宋太宗石昂而

改右諱楊邴宏而改李諱唐師而改帥諱景晉奭而改盛諱漢

元沈而改尤諱閩王劉而改金諱吳越宗而改姪金睿

宗唐而改陶陶穀避晉莊周而改嚴周莊春而改嚴春

堯尤而改嚴尤莊助而改嚴助莊光而改嚴光班范二

姓氏以諱改也戶曹而改祠曹荊州諱司馬而改典午

諱民部而改戶部治中而改司馬治書侍御史而改御

史中丞治禮郎而改奉禮郎諱唐行軍長史而改統軍長

史唐諱蕭提舉而改提領宋諱沈守約楊光祿而改崇

祿遼諱樞密使而改內樞使吳諱左右丞而改左右司

太宗

侍郎城門郎而改門局郎後梁諱太平章事而改同中

書門下三品後唐避馮贊家避慕官制以諱改也改遺

詔為遺誥宋避史彌改光化軍為通化軍宋避金太改

霓裳曲為雲裳曲後唐諱改齊明門為朝元門徐國

改禁中為省中漢諱元改京師為京都晉改宏教門為

崇教門唐諱改崇賢館為崇文館唐諱改宏文館為崇

文館後唐避郭改富民倉為富人倉李百藥改紫淵

宮為紫泉宮李高隱則諱及禮樂制度矣以虎嘜為許

墅池名吳以虎邱為武邱梁書以虎林為武林山志以

鍾山為蔣山吳諱大以晉山為吳山諱伍以慶湖為鏡

湖漢諱以鏡湖為鑑湖諱以恒星為常星冊府元龜以

元武為真武以元楊為真楊諱以普照王諱為普光王

元武為真武以元枵為真枵宋諱以普照王寺為普光王

寺中宗諱則諱及山湖星宿池廟矣以啓蟄為驚蟄漢

景帝以見丙為見景諱唐世祖以丙時為景時北齊書以丙

辰為景辰隋書以丙寅為景寅晉書以戊辰為武辰諱

梁嬖以二十三日為兩旬三日後唐避潞則諱及節氣

干支時日矣以太后為聖尊後唐諱后以恒山王為

常山王史記諱以貞陽侯為真陽侯宋諱仁以瑕邱侯

為武城侯曾宛邱侯為潁川侯子龔邱侯為汝陽侯宮

緇楚邱侯為雒陽侯司馬頌邱侯為陽平侯琴瑕邱伯

為中都伯左邱龔邱伯為雒陵伯穀梁楚邱伯為考城

日戴並宋徽宗則諱及尊號封號矣改隆和為崇和

聖時避聖諱

改貞明為正明
陶穀
諱宋

晉書 諱唐 改咸亨為咸通 唐肅宗 諱 改顯慶為明慶 唐中宗 諱 改永隆

為永崇 唐元宗 諱 改隆安為崇安 隋書經籍 志諱唐 改唐龍為唐元

崔沔 避 改貞觀為正觀 諱宋 改元祐為隆祐 宋祖 諱 改明道

為顯道 宋諱趙元 改貞元為正元 尤延之 諱宋 改重熙為重

和 遼 諱天 改壽昌為壽隆 聖宗 諱 則諱及年號矣 改世祖

為代祖 南漢 諱唐賈至 詩 改世宗為代宗 唐諱 改明宗為

顯宗 西夏 諱 改元宗為真宗 諱宋 則諱及廟號矣 其改謚號

者若魯莊公楚莊王之改嚴公嚴王 漢諱 明帝 齊桓公趙桓

后之改威公威后 宋諱 欽宗 後唐閔帝之改愍帝 歐史 避 曲

沃莊伯之改嚴伯 諱漢 昭 孔子玄聖之改至聖 霍去病景

桓之改景威 宋諱 魏徵之文貞 改文正 王安石 諱 嫵 史嵩之忠

簡改莊簡蔡抗之文簡改文肅並避其史部

志州改墊江隋 虎州改武州唐

富春縣改富陽晉

武隆縣改武崇唐

簡改莊簡蔡抗之文簡改文肅並避家諱其改郡縣名者若

會稽改鄮稽晉為王舒父諱廣漢改廣魏水經注為國諱遼州改儀州

唐睿宗時避諱箕州改儀州唐元宗時諱嫺括州改處州唐德宗時諱嫺恒州

改鎮州唐諱穆宗光州改蔣州宋諱金子敬州改梅州宋諱明州

改寧波明諱上邽縣改上封魏諱道武嫺龍淵縣改龍泉唐諱高祖

博昌縣改博興須昌縣改須城孝昌縣改孝感益昌縣

改益光福昌縣改福慶靈昌縣改靈河許昌縣改許田

陽昌縣改萊陽吉昌縣改吉鄉昌樂縣改南樂平昌縣

改德平後唐諱獻祖廊城縣改昭化韓城縣改韓原翼城縣

改澮川鄆城縣改萬安考城縣改戴邑陽城縣改陽邑

城父縣改焦夷匡城縣改長垣晉城縣改高都應城縣

改應陽後梁建鄴改建康鄴改臨漳晉懷昌江縣改

平江後唐新吳縣改奉新南唐諱改人名者則漆雕啓

改漆雕漢開諱景帝魯閔公啓方改開史記漢蒯徹改蒯通

武帝張孟談趙談並改談為同史遷父郭泰改郭太宗諱

父韋昭改韋曜晉諱李緯改李系後魏諱苻堅改苻永隋

帝元淵改元泉唐祖鮑照改鮑昭唐武后法顯改法明唐

中陸淳改陸質唐宗憲衛恒改衛常宋諱陳恒改陳常

左傳林董恒改董常陳龍川屈完改屈元龍川諱應貞

注諱宋蘇詩諱馮漢彊改代彊魏書崔浩沈僧照改僧

改應真仁宗嫌馮漢彊改代彊魏書崔浩沈僧照改僧

昭南史趙文淵改文深北史李叔虎改叔彪唐諱王昭君

改明君晉諱蕭淵藻改深藻蕭淵明改深明陶淵明改泉

明殷淵源改深源王子淵改子深汜稚春改幼春李安

民改安人裴世期改少期崔伯淵改伯深長孫稚改長

孫幼並唐諱完顏匡改完顏弼金避宋諱拓跋恒改拓跋常許

敬宗改恭宗張敬夫改欽夫林慎思改謹思朱淑貞改

淑真並宋諱甚以蕭淵猷為蕭猷南史諱唐以蕭淵明為蕭明

以蕭淵藻為蕭藻梁書諱唐以韋宏質為韋質胡武諱敬宗以韓

擒虎為韓擒以李世勣為李勣以徐景游為徐游並唐諱

以張昭遠為張昭薛史諱漢祖以杜重威為杜威薛史諱晉出帝以

周惇頤為周頤宋諱光宗其人之自改名以避諱者則孫處

約改茂道韋仁約改思謙避武士魏真宰改元忠避則天母龍

辟登改謙光避皇太子詔賜今名高季昌改季興南平避後唐周敦實

南朝之王仲德王景文
謝景仁北朝之蕭世怡
李元標李孝寬家
之積叔茂張叔茂並以
字行

改敦頤瀛溪避李璟改景南唐避張仁亶改仁愿避睿宗韋

淳改處厚避憲宗曹宏達改仲達越吳祝大明改大明元

避王安改會避南王純改紹避憲宗滕甫改元發避高王方

宏改洪諱宋方珍改真避明賀煊改世壽避崇禎避諱

而以字行者則杜操稱伯度諱魏孫炎稱叔然諱晉張

裕稱茂度諱宋姚崇稱元之避開元鄭邀稱雲叟避明

諱席豫稱建侯諱代劉知幾稱子元諱元鄧潤甫稱温

伯諱高避諱而稱人字者則公孫淵稱文懿褚淵稱彥

回諱唐王裕稱敬宏諱宋王或稱景文諱宋宇文泰稱

黑獺趙隱稱彥深並北齊石虎稱季龍劉淵稱元海鄧

淵稱彥海長孫稚稱承業並唐戴淵稱若思元經盧淵

稱伯源社劉秉稱彥節南史田常即東巨史記諱

稱月即正月也 諱

備譯即警譯也 諱

稱伯源北史劉秉稱彥節南史田常即陳恒也史記諱

省戶即禁門也漢諱元通侯即徹侯也武帝麥穗即麥

秀也漢諱萬樞即萬機也唐諱元鬪競即鬪訟也唐諱

嫌丁推即丁稚也唐諱高不康即不豫也舊唐書王旅

即王師也王隱晉書深泉即深淵也范質詩馬轡即馬

勒也趙諱父閭苑即隆苑也滕王諱墻隍即城隍也後

嫵女直即女真也遼諱伊陵即雍陵也石晉諱菱谿即

荇谿也淮南諱龜鑑即龜鏡也蘇東坡劉子江潯即江

潭也蘇頌諱獸印即虎印也梁書獸子即虎子也顏師

唐正女即貞女也王氏紀聞諱分人即分民也顏師古

辦嚴即辦裝也范史諱茂才即秀才也世祖漢尺量即度

明帝

世祖

漢

不理即辟治也
通典
諱唐

鐘餅三則入禽前
卷一則入餅下

量也范蜀公商即宋也豐夏諱定公准即準也宋諱順帝

鯉而為赤鯁公虎而為猛獸唐諱胡豆而為國豆胡麻而

為芝麻胡餅而為麻餅後趙諱温室樹而為温室木貞女

樹而為正女木宋諱玉局治而為玉局化唐諱白虎門而為

白獸門顏魯公碑白虎罇而為白獸罇晉書禮志山桃杖

而為巨源杖邢巒諱芳林園而為華林園魏諱王虎而為

黃猛後趙象而為鈇公子陸象山鐘而為天聖銅朱梁

蒸餅而為炊餅宋諱仁尊而為露葵蔡朗父蜺而為扁

螺劉臻父鳳仙而為好女兒花南宋宮中杏而為甜梅

吳諱楊柑而為金輪藏李甘家榴而為金櫻吳越諱武

魚而為水花羊楊虞卿鸚鵡而為八哥南唐諱鵲而為

魚五

十三
取虫而為秋風 龍臻子名
即諱媯
日家而曰鈇公子 陸蒙山家
避諱重

恒之公怕毒之公毒諱
昏之公昏緝之公緝世之
從緝 校之公校明諱
嘉宗

不奈何蒙州諱龍驤桐而為白鐵樹顏氏家蜜而為蠶
糖揚州諱媯由薯蕷而薯藥唐代宗由薯藥而山藥宋英
曙吳王媯種種法制名物無不諱改矣他若改詔為制唐諱武
改垢為故朱子諱改序為敘東坡改長為藏後秦改基
為宗後唐諱改今為茲范蔚宗改中為內隋改宗為崇
諱甄改讀真孫吳正改讀征嬴秦改讀武後梁以及
宗之從未亶之從面雍之從系諱葉之從荼泝之從泝
諱字義音訓偏旁點畫尤諱之甚者不止顏之推所譏
桓公名白傳稱五皓厲王名長琴目脩短也堯典敬授
人時逸書周月解漢書藝文竝作民時此今本仍唐石
上不正尚書大傳出伏勝而改伯夷春伯為陽伯呂氏

春秋秦書而改微子啓為開改陳恒為常山海經夏書
而以夏后啓為開此漢晉人偽託追諱若唐昌縣梁改
歸化莊宗仍復唐昌狗讖緯者轉不避諱焉

雙名單稱

書

雙名單舉隨園謂肇于左傳踐土之盟按虞書舜命伯
夷曰咨伯下文又曰伯拜稽首蓋單稱之濫觴于是魯
連呂韋嚴陵王猷裴松諸稱乃沿其例日知錄更證以
莒展叔振詩文家多踵之他如魏都賦以管敬仲為管
敬史記以介子推為介推香山以蕭望之為蕭望潘岳
以齊萬年為齊萬褚載以曹不興為曹興王令以田千
秋為田秋吳淑以何敬容為何容以蔡啓期為蔡啓以

沈慶之為沈慶以陶宏景為陶景以王敬則為王則實
開唐宋史避諱之例若左邱故氏也不得以盲公名邱
明而疑呂覽之卑舉

六朝殉節臣

陔餘叢考謂六朝忠臣無殉節者按沈攸之仕宋官散
騎侍郎與蕭道成同直殿省道成女為攸之子婦及道
成使楊玉夫等弒蒼梧王立安成王準方年十一道成
自為司空錄尚書出頓新亭將圖篡立遣攸之子元炎
責蒼梧王劊斫之具示攸之攸之曰吾甯為王凌死不
作賈克生遂舉討道成及道成據守江陵攸之乃與子
文和至華宮之櫟林父子經死然則攸之固宋之殉節

臣也其他若吳之張悌東晉之嵇紹卞壺宋之袁粲沈
慶之劉泰之王仲德齊之董僧慧朱買何點何胤或殉
或節皆彪炳史冊甌北獨忘之何耶

古社稷臣

孟子曰諸侯為社稷則變置左傳成公九年鄭人圍許
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
使晉必歸君十年傳鄭人立髡頑欒武子曰鄭人立君
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辛巳鄭伯歸殺
叔申叔禽此與明正統間事合轍侯朝宗詆于忠肅非
社稷臣非惟不讀左傳并孟子且不讀矣

周公抗從子法

說苑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伯禽二子後感橋梓狀得父子之道復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此周公之抗從子法耳康叔不知自尊伯禽不知尊康叔三答伯禽所以抗法亦成王有過撻伯禽之意公蓋以二子故父子也朝且見而曹進其如禮何孔子病闕黨童子與先生並行抑使將命觀長少之序公以威劫二子庶幾奉教于君子迨高子使觀橋梓而父子之道得于俯仰間矣父子者即班書之目二疏世說之稱殷融殷浩也入門趨而登堂跪二子蓋謝前此之不達于禮而伯禽乃知屬乎父道者之尊而康叔亦知以從父自尊所謂周公優為

之世不然公于康叔兄弟也何云父子且周家世德相承而伯禽顧罔知父子道乎故曰此周公之抗從子法也

陳子亢止殉葬法

書

陳亢問伯魚而喜聞禮遂能斥殉葬為非禮其欲以子車之妻與宰為殉蓋接鉞刺人之法魏西門豹治鄴禁河伯娶婦實祖之其識機權變漢雋不疑收縛衛太子亦似法此

史記序人法

折

班彪謂史遷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蓋不

暇也予于補蒙求諸古人做此

晉武探策之驗

晉武探策得一裴楷雖為曲解然何曾及身而已之論即得一之說其後孝惠不了家事懷愍喪亂司馬氏遽亡而得一驗矣牛繼馬後之言不得謂東陽造異說也

歐公衡文之疎

歐公主禮部試得東坡刑賞論驚喜欲冠多士已而疑其客曾鞏所為但寘第二主司藻鑑精明宜以文之佳惡為甲乙苟實知所作係抄襲他人當黜落以示懲乃以疑臆而恤首舉復不欲棄置其文而姑亞之既無以杜勦說又不足以表名篇此衡文之疎也

漢書雪張湯

孟堅以張湯子孫多為名公卿出湯酷吏入列傳強翻
史公之案夫湯刀筆吏也汲黯斥之史遷狀之名之曰
酷吏雖孝子慈孫不能改此良史之所以垂炯鑑也權
文公之雪郵都猶曰都故賢耳班掾雪湯徒以後嗣官
位隆赫不幾成佞史哉新唐書出吉頊于酷吏蓋以頊
有功廬陵差足抵過云

古事苑誣裴晉公

古事苑言裴晉公臨終以午橋庄松雲嶺未成軟碧池
繡魚尾未長為恨按晉公卒于開成四年三月時新喪
太子故遺表半蒙以太子未立為憂史稱公臨歿言不

太子故遺表半葉以太子未立為高宗太子
及私自是大臣行狀而顧以猥瑣事繫心拳拳于屬纊
此曹瞞賣履分香之惡習也豈可以誣公哉

孫思邈墮落

孫思邈不得上昇只為地仙或謂思邈修合藥劑多傷
蟲豸物命之故夫思邈于病鱗之龍則鍼之何嘗不知
重物命但于虎之傷人者為脫其金釵于喉是重物命
而輕人命矣故宜其墮落也不然淮南王雞犬皆昇仙
雞犬豈恤戕物命哉

唐高宗過忍

楊宏武以臣妻劉悍不敢違諷高宗用武后之言非但
不能警高宗遠堅犯晨之志高宗苦為后制上官儀請

廢之后遽自訴帝羞縮不忍夫不忍乃忍之過也故張
公藝以百忍進胡致堂以為帝非不能忍者公藝復勸
之智術短矣然致堂謂公藝當云臣家同居之久由權
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庶或有警蒙竊疑之高宗昏庸
天位之遜賴有甌山力持不然女武而王讖且早應焉
是方授后以柄而乃奠其乾綱獨攬耶雖然鄭澹以不
用婦言感明祖竟寢后議則致堂之說有足用也

唐宮穢亂

太宗于巢刺王妃兄公也高宗于武氏分子也元宗于
壽王妃君舅也存渥于劉后小郎也上丞下通恣意聚
慶唐家自穢宮壺初不關通鑑之采天寶遺事也隨園

不誅李氏之瀆亂名教翻訾溫公之污蠛唐宮過矣

裴行儉妖言

官

行儉策垂拱四傑謂楊子稍沉静勃等三人得令終為
幸經目分注遂誣右丞反誅右丞志存唐室豈得稱反
且新唐書本傳言賓王亡命不知所終藉使被誅亦殉
國難行儉徒以右丞不應辟命怒而造不令終之妖言
波及勃等耳朱子顧甘受其欺哉

庾亮壯語

江

晉書庾亮出奔悞射中柁工應孫而倒船上咸失色欲
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注言射不能殺賊而
反射中柁工自恨之辭也顧亭林以為解嘲之辭謂有

此善射手使著賊亦必應孫而倒耳說良是也然謂之
解嘲卒亦未確夫射至誤中則旁穿側出伎甚疎矣眾
託于亮因此失色亮覺乃故作壯語以安定之故下文
云眾心乃定

曹瞞巧詐

書

語林曰曹操與楊脩共讀蔡邕題曹娥碑黃絹幼婦外
孫蘆白八字問脩解否脩曰解曰且勿言待我思之行
三十里謂脩曰得矣可說出脩曰乃絕妙好辭也操曰
然余謂操畢竟未解特詐不知以為知耳操果悟得當
如孔明與公瑾約火攻策各寫手心出驗方足取信乃
徒令脩說出口許為然是強作解人不及卿豈止三十

里也操生平慣逞巧詐如緘當歸題門活嘆雞肋書合
字之類率皆飾智驚愚解碑一事安知非操故智惜楊
德祖俊才甘受其欺而不悟豈以此公護前不讓即羞
死乎

世說語多粒點稱操解碑記別
紙出駢不類操所為語林為允

思陵據國

于文定曰苗劉之廢立也謂高宗曰陛下不當立將來
淵聖歸何以處之思陵心動故嘗曰諱和斷自朕志此
說吳毅人主之見岳飛論隨園頗不然其說謂高宗急
欲二聖之歸故屈已從和引光武論成帝語及唐明皇
事以撤之見書秦檜傳後余按思陵每遣金使于靖康
帝無一字及之宗忠簡公乞修寶籙宮為淵聖他日蒞

止之所凡四上疏皆不報則其據國之心已可概見唐
肅宗雖不讓位而惑于李輔國張后之言卒致太上移
宮憂憤而崩且獨不見元明近事乎明宗道崩英宗復
辟蕭牆之釁啓于覲覲此思陵所以不遣奉迎使也若
光武云云蓋恃虛憍之氣以壯軍情豈為定論

羅可過舉



人有攘殺羅可雞者可携壺就之曰與子同里問不能
烹雞以待之我誠自愧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此可
一舉而三過具焉一雞之微不能如孟敏之決捨過一
小人雖小過當力遏絕之烹雞云云適啓盜心過二男
女不雜坐不同席環坐其妻而盡醉此何禮也過三且

可不嘗遇盜蔬而避之乎是亦知學陽城也乃于攘雞者而不啻面數之何無恒若是世說補列可德行惡矣

后妃撲人

東漢鄧太后以杜根還朝政之勸怒以絹囊盛根于殿撲殺之撲輕得免唐褚遂良諫高宗立武昭儀為后昭儀怒于簾內曰何不撲殺此獠燕融欽上書斥韋后擅政后怒勸中宗召至廷撲殺之婦人往往惡見血流故雖制人死命而不假歐刃董宣所以擊頭流血懾湖陽而挫其威也

后妃通僧

北魏胡太后通曇獻梁徐妃通智遠唐武后通薛懷義

后妃不必處子

楚文取息媯晉文納懷嬴趙飛燕先與弋者私張美人亦先適人漢高薄姬先在魏豹宮漢景王夫人本金王孫婦漢武衛后平陽主家謳者有夫甄夫人故袁琮妻晉元帝鄭后先嫁田氏明帝宋禕亦石崇妾北齊神武納魏孝靜帝后又納廢帝元朗建明皇后魏莊帝納肅宗嬪隋文帝納沈后煬帝納宣華夫人唐太宗納巢刺王妃高宗后武氏明皇妃壽王妻憲宗納李錡妾梁武納東昏妃後周太祖四娶並再醮婦後唐明宗宣憲皇后先適平山民王氏劉昫所謂栢梁雲楫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夔牙先聆其音亦老子不為天下先之意

也

帝王名讖

先主備後主禪昔人以為名讖然趙政欲傳萬世以始
皇自稱及名少子乃以胡亥亥者支終之名扶蘇死而
胡亥立則才始而已終故曰二世而亡是亦所謂名讖

帝王同名



漢文帝名恒唐穆宗亦名恒宋真宗亦名恒魏文帝名
丕晉哀帝亦名丕符秦主亦名丕晉成帝名衍梁武帝
亦名衍前蜀主亦名衍周成王名誦唐順宗亦名誦晉
簡文帝名昱宋後廢帝亦名昱晉孝武帝名曜前趙主
亦名曜晉武帝名炎唐武宗亦名炎後唐明宗名亶金

熙宗亦名亶隋文帝名堅苻秦主亦名堅陳宣帝名頊

宋神宗亦名頊魏明帝名叡晉元帝亦名叡唐代宗名

俶吳越王亦名俶晉安帝名德南燕主亦名德唐高祖

名淵前趙主亦名淵秦王名子嬰漢孺子亦名嬰至更

始帝名亦與偽楚桓亦同名南唐主名景與偽漢侯景

同名此則名同而實異矣經曰安帝名德魏晉二書名德宗俶係代宗原名

帝王同生日

唐文宗十月十日生以是日為慶成節宋徽宗五月五

日生改十月十日為天寧節

夫婦同名字

梁鴻妻孟光字德耀鴻後適齊變姓運期名耀並見本

傳是夫婦名字同矣

名取音字

官

吳錄孫休四子太子名箇音迄次子名昇音礪次子名
昱音舉次子名燹音擁此明代帝王名取音字之祖

三字字

晉張天錫字公純韻高歡字賀六渾尉遲迥字歸居羅
万俟洛字受洛干隋文帝字那羅延

官名稱工匠等人

江

今稱工匠等人都以古官名如刺工稱待詔衣工稱裁
縫厨者稱司官醫者稱郎中打油煎茶者稱博士畫家
稱師酒人稱保病宣髮者稱百户伙沙庫者稱朝奉統

稱百工曰司務概言魁首曰祭酒

偽書狡獪

小學紺珠引尚書大傳列八伯之目伯夷為陽伯義和
之後為義伯棄為夏伯義叔之後為義伯咎繇為秋伯
和仲之後為和伯垂為冬伯注闌一人余按和叔之後
為和伯可準而得其闌一人直造偽書者之狡獪耳攷
尚書大傳虞夏傳堯典義和之後曰儀伯然鄭康成謂
四岳者義和義仲四人之子四人之子又為八伯則後
義和者當為義伯儀字恐傳寫之訛惟伯夷不曰春伯
而曰陽伯疑與古文尚書同為晉人偽託并鄭注亦與
孔傳俱偽乎

緯書可笑

竹書紀年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感而孕生
帝顓頊母曰女樞見瑤光星貫月如虹感已于幽室之
宮生顓頊帝堯母曰慶都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孕而生
堯帝舜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帝禹母曰脩己
見虹貫昴夢接意感既而吞神珠生禹湯之母曰扶都
見白氣貫月意感以生湯是則黃帝顓頊堯舜禹湯皆
無父之人也不大可笑哉

識緯不可信

趙甌北謂取蜀將帥不利引洪容齋之言云自漢迄宋
無不如此并敘元明諸將以實之余謂劉先主以諸葛

亮等取劉璋晉桓溫取李勢 本朝趙良棟取吳三桂
並皆榮顯終身張飛雖死非命然不關取蜀也讖緯之
說畢竟不然

立言歧異不必拘

書

或讀予四書翼義及古文而訾之曰既辨魯頌誣太王
而于泰伯章言太王有翦鬻之志既明霍光非不學而
于趙普論言光蒙無術之恥何立言歧異如此噫是何
所見之拘墟乎指心而得師遠時以徇俗言固非一端
而已也孟子斥百里奚食牛之誣而于告子下篇則曰
百里奚舉于市朱子詆家語雜而不純其註仲弓章則
仍取生于不肖父之語東坡策問以苻堅伐晉諷獨斷

之非至作策畧則又以人君自斷為先隨園駁公羊宋
宣公議而作于忠肅廟碑則云宋禍傳殤是公羊之論
正朱子謂管仲有三歸之溺是以三歸為三姓女也而
于論語註則云三歸臺名凡如此類文章家不可殫述
豈得以言之歧異為斤斤哉

人不論所自出

圖

王符自感所生賤微不過無外家耳春秋之賢所自出
多不正者晉獻公烝武公妾齊姜生太子申生衛宣公
烝其庶母夷姜生急皆孝子也衛公子頑烝宣姜生戴
公文公皆中興之君也鬪伯比淫于却子之女生子文
即鬪穀於菟楚之賢相也

人不能得盡善

續通鑑宋太祖建隆三年高鈞上封事議武成王廟配
享七十二賢內王僧辨以不令終詔銓定功業終始無
瑕者方預秘書郎周翰上書論之其畧云樂毅廉頗皆
奔亡而為虜韓信彭越悉薶醢而受誅白起則錫劍杜
郵伍負則浮尸江滙左車亦債軍之將孫臏竇刑餘之
人穰苴則債卒齊庭吳起則非命楚國周勃稱重有置
甲尚方之疑陳平善謀蒙受金諸將之謗亞夫則死于
獄吏鄧艾則追于檻車李廣後期而自剄竇嬰樹黨而
喪身鄧禹敗于回溪終身無董戎之寄馬援死于蠻徼
還尸關遣奠之儀歷敘至五季其文則省記不全矣李

供奉謂人非堯舜誰能盡善即翰所論已可概見

記性根腦

困學紀聞載陳烈患健忘一日讀孟子至求其放心句恍然曰我心未收何以記書遂靜坐百餘日以收放心以後讀書一覽無遺抱朴子亦曰脩學務早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皆言強記之由心也然隨園齊次風宗伯墓志云宗伯墜馬觸山石腦流出醫者以牛腦補之創雖合而平生所讀之書頗不省記因此乞退則記性似乎根腦矣

詐疾得疾

後周楊凝式慮勸父涉背梁事泄假作佯狂後得心疾

屢發不止卒以心疾誼諱遣歸致仕時號楊風子所謂
詐疾得疾梁率以寇至誑民以取役無故而整其宮曰
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蓋亦詐疾得疾也事見
左傳僖公十九年王建以宰相判三司願解三司稱疾
明宗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出為平盧節度使事見
續唐書

諱醫

薛壽魚為祖諱醫韓生自諱其醫並為隨國所斥然後
漢書戴良母嘗語良曰汝又從牛醫兒來耶謂黃憲父
牛醫蓋輕憲也南史姚察父僧坦精醫梁時為大醫正
察乃思廉之父思廉作陳書僧坦傳但言知名梁代不

言以醫術得幸亦為厥祖諱醫唐書鄭注以醫術進入翰林時高元裕當書命言及之注愧憾藝成而下古人恥之宜薛韓之諱言之也

尊醫

書

賈太傅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之中陸宣公晚年家居尤留心于醫聞有秘方必手自抄錄曰此亦活人之一術也范文正公少時嘗曰吾不能為良相必為良醫以醫可以活人也此三段語足為岐黃家吐氣

鹽商

浙

倚頃魯人用鹽起家富埒王者蜀多鹽井羅襃以鹽井

富皆益商之祖

陽翟大俠

呂不韋為陽翟大賈見史記而漢成帝時有陽翟大俠
趙季李欸見漢書

金蟄戴武之怪

書

瀟湘錄唐高宗患頭風宮人穿地置藥爐忽有蝦蟇躍
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奏之帝驚異命放苑
池蝦蟇為月中之蟲蓋陰精也而背字得武此正武氏
擅國之兆使高宗感此而為之厭勝如沈僧昭之咒禁
喧聒或竟脫去其錦襖子豈不愈于太宗之誅李五娘
哉奈何驚而放之又從而縱武氏宜唐祚之中移也

銅人流淚之妄

任昉述異記魏明帝詔取漢武捧露盤仙人盤既拆臨
行泣下銅人豈能流淚此蓋承露盤之露其餘瀝沾及
仙人耳好事者因而附會之彥升喜誌怪異輒作欺人
語以誑後世要之廟侍泥濕石馬汗流皆古人妄說其
實只是天氣鬱蒸潤回泥石何足奇哉

四皓姓名

陳留志云園公姓唐字宣明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
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
王鳳洲綱鑑注則云東園公姓轅名秉夏黃公名廓其
餘同志而鑑不載字兩說互異宜隨園斥為偽造甌北

直謂終莫之知顏師古漢書注亦謂氏族無得而詳温
公陋史記而削之卓哉按四皓雖應漢召初未官漢也
山澤之癯不過逢衣淺帶解果其冠耳何衣冠甚偉之
有且高帝嘗取儒冠而溺矣區區竹皮冠之流而乃震
驚之以為太子羽翼成乎隨園論四皓極痛快偶未及
此為足成之

五指名

手五指大指名蹲鵠頭指名鉤戟中指名玉柱無名指
名潛虬小指名竒兵手掌名虎膺手腕名三洛指節名
松根通呼五指曰五峰出類苑見胡三省通鑑注足廣
春秋正義之說

正義五指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
指儀禮名將指為中指名小指為季指



釋老竊儒家言

釋老家書言如來剖右脇生老子剖左腋出彼二氏蓋欲自神其清淨寂滅之說故託為生產異乎常人以示不沾汙濁意然其說自有所本生民詩狀姜嫄生后稷之易言不坼不副可知生產間有坼副者古志稱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曾剖而生契二氏竊儒家言亦溫公所謂其微言不能出吾書也

謝陸世無高年

謝莊家世無高年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祖四十七莊亦四十六而卒陸游亦自謂世無高年而游獨八十五

目睫論

退三激陽城居諫官
而不知諫子厚激退之
居史官而不作史退之
嘗子厚与浮屠遊朱
六詠退之与天願書

范蔚宗謂班固傷史遷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
戮卒之蔚宗亦陷大戮固諷司馬相如汚行無節但有
浮華之詞不遠于用而鄭樵亦諷固為浮華之士王衍
料石勒將為天下之患而山巨源亦料王衍誤天下蒼
生而卽譏魏收偷竊任昉收亦譏卽于沈約集中作賊
夾漈諷孟堅剽竊而馬貴與亦諷夾漈攘舊岐公杜甫
以知君思苦緣詩瘦嘲裴迪而李白亦以飯顆山頭逢
杜甫嘲甫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夷甫
亦目裴令公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皆所謂目不見睫也

名偶

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南史曾著梁武之言嘗戲仿之曰

劉聰性聰馬續事續國尼必為國器簡雍真乃簡傲廣
漢果能宏漢蘇秦偏欲弱秦王奕居然善奕郝庶不媿
名庶裴之橫遠成橫縱直不疑翻被疑猜漢襄城侯名
山而封常山宋邵陵王名友而屬官友

饒戒

南唐胡則以絕大忠臣而以饗人贈魚不精發怒欲殺
致饗人繼城售奸全城被屠皆則之貪饒致之士君子
于飲食起居蓋不可不慎廝養賤人亦當防範傳曰蜂
蠆有毒信哉

虫二

浙

癸未在睦州與莫道泉謁王公祠見臺門扁署曰虫二

道泉問予解否予瞠也謝之一日宵寐不安思得虺字
于古為虫因疑虫二即虺虺或當如范史鄧寇傳之元
二虺虫二者蓋以雷警衆也重言作二本石鼓銘章懷
太子謂元二即元元或讀為元二同之陽九百六者非
矣戊子官浦江偶與門生樓實君言及之實君則謂小
說家以虫二猜謎為風月無邊後至長山以此說質之
楊幹邨答云村民置扁恐難得典雅字轉似俚俗者為
近是

小滿陽月

小滿陽極而陰兆也謂之小滿者才滿而洩隨之也陽
月陰極而陽滋也謂之陽月者未陽而機先之也陰滿

而目為小陽待而屬之月扶陽抑陰之義也龍門子謂
滿不可大陽不可無理則得矣而語有未融故及之
思云復劉長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
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與此論暗合

果報

崔杼因東郭姜以弑莊公及其滅亡也則以棠無咎之
釁蓋即東郭姜所入之孤也亦是亦東郭姜殺之而已曲
沃武公并晉國釐王因就命為晉侯後魏斯趙籍韓虔
三分晉國威烈王亦就命為諸侯奪人國者人還奪之
梁武遣王天虎致書蕭穎胄而以空函疑之云天虎口
具穎胄殺劉山陽正墮其計迨納侯景而北魏求和景
詐為鄴中書請以貞陽易景梁武亦墮其計景遂反壽

陽而幽梁武以空函成以詐書敗宋徽宗殺張毅以其
首昇金孝宗斲韓侂胄棺取其首以昇金其後南宋諸
陵為楊連真伽發掘理宗顱骨并被取去亦其報也

父母稱君

左傳哀十六年衛侯使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
母按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此君父君母所本
爾雅君舅君姑其義畧同

宋昭公稱襄夫人為君
祖母左文十六年傳

過主逆旅

賈島温庭筠盧渥均過宣宗于逆旅賈温俱以傲慢被
斥盧獨斂身退避相見時自稱進士盧渥帝感焉至今
主司擢第謙謹之與傲慢獲報不同如此人可自大乎

哉

桓榮遭遇

桓元卿感桓榮遭遇而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
乃若是哉夫學以明道豈為利乎子張學干祿夫子斥
之元卿鄙陋不足責獨恨榮以碩德宏儒陳車服以侈
諸生致元卿遽生歎羨是榮以利啓元卿也東漢淳朴
未離而儒生志趣已背古初無怪江湖日下乎

碑敘功過

宋金華淮安侯碑功過並敘是為創格一洗古今諛墓
之習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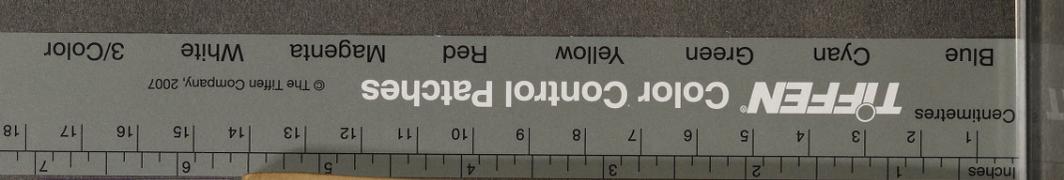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 登記號：006460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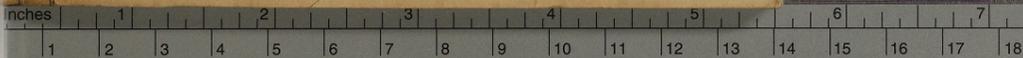
水窗雜說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